

史記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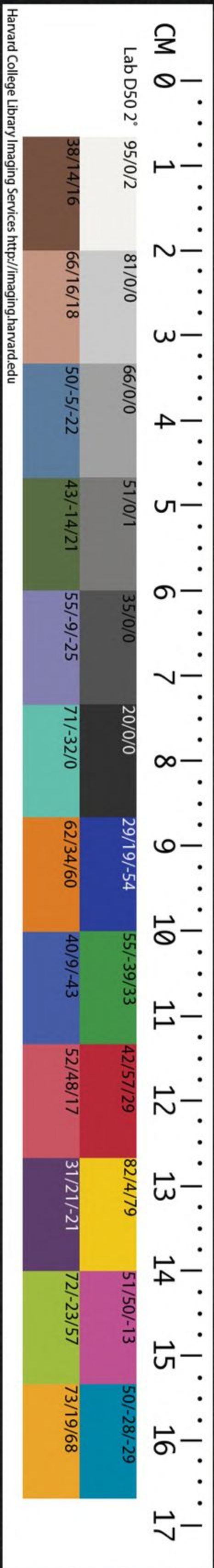
T 2455/17

1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氏蘭印

禮

其明年趙王友人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

徐廣曰燕趙梁

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旣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旣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
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
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
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
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
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
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
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
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
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
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
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邛爲膠西王子
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
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晁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
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
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被矣
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
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
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太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人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溥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
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
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
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
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
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
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
立徐廣曰廿
露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
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
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
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
柴武擊破虜濟北王
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
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
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終

齊川屯園

史記五十三

齊川屯園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杜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

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此陳留問語也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

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秦

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辯之

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案文頴曰何為泗水郡卒史

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
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鄧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曰有二縣立字
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嗟嗟舊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
字作鄧今皆作鄧所出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
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後廢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封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集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母收稟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
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謂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
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人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
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
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諡為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
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

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
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
生等爭烈矣

萬川

史記五十四

萬川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將擊

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衛監三人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伍被曰吳濞

敗於狐父祁善置

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

騎攻爰戚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

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

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

張晏曰狐卿也或曰楚官名

號曰

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
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中破之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
轅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雒
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楮陽陷陳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曉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獫擊章平軍於好畤南
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

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驪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

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疆瓚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人屯兵關中月餘魏

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鄆徐廣曰鄆縣在太原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臣表有張侯毛澤之
驪案蘇林曰屬河東

音鳥
古反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類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一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

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
吏木訕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
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
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
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
吏宰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
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宙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宙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何

治乎

如淳曰猶言用宙為治

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顛

徐廣曰顛音占項反一音較

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宙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

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

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

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十四終

西川牛鳳崗氏藏

史記五十五

西川牛鳳崗氏藏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與客徂服虔曰狙伺候也徂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為良怒欲罵之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日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父去里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所復還

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

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誌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

廢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

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司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雷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即將欲為富家翁即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音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齊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禁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

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

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

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

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

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

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入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
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覆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作生平

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

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謂合戎千里天府之國也割故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

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繳

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

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木為相國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

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

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

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

皆作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平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人計魁梧奇偉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西川世鳳

史記五十六

西川世鳳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

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為籠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

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

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

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

兄往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

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

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

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

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

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

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

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尤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
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

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
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

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

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

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

漢王音義曰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

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焉

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

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

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於遠使不如

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

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此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

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

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

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

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

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

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廢將別守豐

封為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諡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

豐以廢將別守豐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

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

孝文帝立以為

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

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章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

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塔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

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

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

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五十六

終

西川中鳳園
氏書南出甫

史記五十七

西川中鳳園
氏書南出甫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楠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贊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

引強弓官如今挽強司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

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畱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

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

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

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

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

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纘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崎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

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

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

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

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

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硤石應劭曰硤音沙或曰地名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

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

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

遼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奠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

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我語其樵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權不撓曲直至如樵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徐廣

曰提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遣得左右物文帝音弟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曰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

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脩字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

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

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

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與曰南皮章武侯
后兄子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韋昭曰大馘也馘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
櫓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櫓應劭曰尚席土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孟康曰設馘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翽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如淳曰簿問責其情

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所責

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五十七

終

魏川屯同
氏書同

史記五十八

魏川屯同
氏書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

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淮陽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類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曰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南縣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北角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

駟案司馬彪曰園有高陽亭也

漢書曰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

徐廣曰在陳留南縣

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北角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太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故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太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食梁孝王長
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
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鬻樽鄭德曰上蓋直刻爲雲雷象
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鬻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鬻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鬻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鬻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

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

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

所殺發覺者百

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

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

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

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

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更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

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畱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之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殿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凜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西川忠貞堂氏

史記五十九

西川忠貞堂氏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奇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悅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

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壩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

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

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姁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

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

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

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

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

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

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

死小者刑以故二千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摧會

章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
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

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

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

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禴服虔曰禴福也祥水福也好爲吏事上書願

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
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
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

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
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

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
車所以窺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
其辭出此事寄

看敵國營壘
之虛實也

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

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
慶字惟一本作建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清

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清河郡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

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

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稅
音奪

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

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

徐廣曰國所出有背入於王也

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

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五十九

終

西川毛鳳苞
氏書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西川毛鳳苞
氏書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宋吳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言臣去病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徐廣曰臣旦臣一作閼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卽

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最一作觀也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鄧襄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襄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牲股牲也騂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

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

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

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

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

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

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

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

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

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奏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實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

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鄒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裨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慤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甸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贊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徐廣曰肥一作非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

曰一作壇駟案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

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

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

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

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埏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但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六十終

西川中鳳樓
氏書

史記六十一

西川中鳳樓
氏書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
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家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人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史記六十一終

西川中門
氏康印

史記六十二

氏康印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亦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及玷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
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
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
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
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

以求去也

皇覽曰晏子家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及

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二終

西川忠鳳堂氏書

史記六十三

西川忠鳳堂氏書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

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

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

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

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

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

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

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一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

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聞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
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
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
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
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季哉爲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
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施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
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
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
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
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遂臣與同社稷

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
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
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六十三終

馬川氏

史記六十四

馬川氏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史記卷六十四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四

終

馬川毛鳳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馬川毛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
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
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東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
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
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
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
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
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
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
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
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贊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謚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大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橫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

終

藝川老鳳堂
氏書

史記六十六

藝川老鳳堂
氏書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
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
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
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
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
為人仁呼必來貞為人剛戾忍詢火候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
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貞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
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
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
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

終為天下笑耳謂貞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
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遂反巧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
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
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
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
告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
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
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
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
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
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

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

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

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

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

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

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嚭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

孫作嚭奔吳也

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

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

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友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國阜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杜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取

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

公孫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郢楚都

巴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稷丘地名在郊外

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概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

爲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

取番

音寒反又音婆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名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

楚音良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

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

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沮自召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擊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
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
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
曰取馬革為鴟夷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四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
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
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
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
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
賂與巴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
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鄢陵是號為

白公

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

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
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
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
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
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
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
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
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六終

蜀山屯鳳崗氏

史記六十七

蜀山屯鳳崗氏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

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夫於邪僻文過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嗻鄭玄曰子路之

行失於吸嗻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賜

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焉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唯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

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

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

下惠季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戴

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

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

故以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安

回也不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

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

未嘗復行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

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

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

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目專子華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

少孔子

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阬直冠雄雞佩玃豚

冠以雄雞佩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道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

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

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忠致命而不知止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

復有聞不得並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

者唯子路可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

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

孔安國曰不

衣敝緼袍

孔安國曰緼絛著也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融曰升我堂未入於室耳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

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

臣矣

孔安國曰言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備臣數而已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言恭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以比眾

音卑言寬大清

正眾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

贖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贖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蕢贖乃與孔

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贖入立

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

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

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

黃贖黃贖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贖弗

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贖懼乃下石乞壺厲攻子路擊斷子路之

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

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

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宰予字子我鄭玄曰利口辯

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

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柰柞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肯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

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

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墜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

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

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

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

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

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

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

結

其志

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

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

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

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劔一良矛二子

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

音莫期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

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

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

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劔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

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

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孔安國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

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 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

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績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績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

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于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

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象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相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

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

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

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目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結駟連騎排藜藿八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繼之中孔安國曰累黑

索也繼繼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

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提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多力能陸

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足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

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

嘗仕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

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

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

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商瞿魯人字子

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弘

傳江東人矯矯又音橋子庸疵自後反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

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

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

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孰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

而政所以賊害人

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公伯僚字子周融

魯人周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信謹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力猶能辯于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司馬耕

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

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

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疾病自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樊遲出孔子

曰吾不如老圃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問智曰知人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

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

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

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

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

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

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

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

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

蓋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梁鱣

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

六歲鄭玄曰魯人也冉孺字子魯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曹卹字子循

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

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

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冉季

字子產鄭玄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

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

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

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秦冉字開公復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顏祖字襄

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句井疆鄭玄曰衛人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燕伋字

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

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 樂欬字

子聲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皙 邾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 公西輿如

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 終



